

夜 鶯 在 歌 唱

(苏联) P·布丹采娃著

姚 貝譯

中国 电影 出版 社

1956·北 京

夜 鶯 在 歌 唱

P·布丹采娃著

姚 良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前門印刷一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3\frac{1}{2}$ ·字數71,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7,533册 定價(7) 0.32元

統一書号: 10061.7

Р. БУДАНЦЕВА
СОЛОВЬИ ПОЮТ

譯自“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1955 №11

內容說明

这个剧本描写了一个苏联集体农庄的普通妇女紐拉的成長过程。紐拉的丈夫在衛国战争中牺牲了，她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責任。沉重的家务使她过早地显得蒼老，而在她的生活道路上还存在着阻撓她前进的落后势力。紐拉最初并不明了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她离开了集体把自己关闭在狭小的天地里，她的日子过得十分寂寞而無光彩。然而有一个年輕的康拜因机手帮助她从这种境界中走了出来，迎向新的生活。于是她爱上了这个年輕人，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勇敢地与周围落后势力进行着斗争。在党和集体的支持下，她终于获得了勝利。她不仅在劳动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而且赢得了爱情。这个剧本真实地反映出苏联集体农庄中新人物的發展道路，細緻地刻划了苏維埃人的精神面貌。

一棵白樺樹聳立在路旁的山崗上。疾風吹動着它那鬚髮般的枝條。樹梢上所有挺拔的枝葉都發出沙拉沙拉的响声。低低的浮雲不是順着風向，而是橫斜地飛翔着。晨霧爬向了低地，于是從山崗那兒展開了遠方的景色：黑得發青的春耕地，浸着春汛的草原，村後遠處的灰藍色的森林。

歌声，它辽闊地飄盪在廣大的春野的上空。一個清脆的女高音領唱着歌曲，接上去的是為數不多的姑娘們的合唱聲。

一輛卡車在路上行駛。杜喜卡站在車廂里，手扶着駕駛室的頂蓬。她是一個金髮姑娘，在她圓圓的飽滿的臉蛋上有着一對酒窩兒。她像鄉村常見的歌手那樣唱着：她激昂地揚着頭，把開始的獨唱部分拖得很長。因為杜喜卡的声音很尖，人們都管她叫做“掠鳥”。

并排站着的，是神情恬靜的有些笨重的塔瑪拉。她擁抱着女伴，用低音合唱着。

還有一些姑娘，她們是：臉上有雀斑的、挂着三圈琉璃項珠的麗薩；像個男孩子似的，猶如鐵打的矮个子茅佳；以及互相擁抱着的舒拉和柯拉娃。她們在車上搖晃着身子，用尖細的声音與杜喜卡合唱着。

卡車在河岸邊的柳樹跟前開過。柔細的枝條打着汽車棚。姑娘們笑着，蹲了下去。

汽車在桥上轟隆地開過，猛奔向山坡上的塵土飛揚的道路，然後在村落中行駛着。盛開的果園。春天的積水在車輪下向四方飛濺着。丁香花在庭園里盛開。

……杜喜卡敲了敲司機室的頂蓋，向女伴們眨了眨眼睛。汽車在一所灰色的小房子跟前停下來。鋪着莫名其妙的顏色的石瓦的屋頂，緊壓在斜扭的窗框上。

大門半開着。在院落深處，一個戴着褪了色的頭巾的婦女，背向着大門口蹲在那兒擠牛奶。

“謝爾蓋耶芙娜！”杜喜卡喊道。“阿金墨奇很想念你呢！每天在打谷場上提起你來。”

女人轉過身來，她的眼光像無雨的閃電一般掃過，沒有回答。

“碰釘子啦？”柯拉娃笑了起來。

“她蹲着一動不動，活像伏在糞堆上的母雞一樣，”被女人的沉默的蔑視惹上火的杜喜卡生氣地說。“為了她一個人，全生產隊都……”

“尖嘴鳥兒！”塔瑪拉很莊重地說。“等她所操心的事兒落到你的身上就好了！”

“真——是這——樣嗎！難道連說個笑話都不行嗎！”

杜喜卡敲了敲司機室的頂蓋。汽車開走了。

* * *

紐拉提起浮着一層像白皮帽子般牛奶沫子的水桶，整理了一下裙子，用一隻手提着裙子，疲憊地向屋子那邊走去。

“媽媽！窪地那兒再也沒有了。”

紐拉抬頭看了看。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從大門走向住房。這是她的大兒子謝明。他推着機器腳踏車，馱載架上放着一捆干草。

紐拉看着兒子。隨後她的眼光落到機器腳踏車上。

機器腳踏車！兒子緊緊地握住車把。“我不給。這是我的！”紐拉猜中了他的心思。

紐拉一句話也沒說，走向住房去。她彎曲着身子走着，手臂支向一旁，好像所提的東西更加沉重了。

* * *

謝明看她走去，然後把機器腳踏車推向敞棚跟前。

他從車上解下那捆草，氣憤憤地把它投進敞棚里。

他轉到機器腳踏車跟前。帶着主人的樣子用拭布擦去鍍銀的遮泥板上的塵土，又向屋裡瞧了瞧。

可以看見，母親在窗戶跟前怎樣濾着牛奶並看着院子裡的兒子。

謝明故意裝做沒看見母親的樣子。他擦完車輪外緣上的塵土，然後把機器腳踏車推在敞棚底下。

謝明的心里感到了不吉的徵兆，他走進屋裡。

* * *

掛鐘滴滴嗒嗒地擺動着。在掛鐘的鎖鍊墜子上附加着一個鏈子，它已經快要落到長板凳上了。謝明把鎖鍊墜子拉了上去。表盤上的狐狸轉動着眼睛——一下子轉向母親，一下子又轉向兒子。

謝明看了看母親。

她正站在廚房里的長板凳跟前，向罐子里過濾着牛奶。人們也許認為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里所扶着的水桶

上了。但謝明知道母亲在思考着什么！

兒子不願意第一個開口，他把兩手插在兜里，等待地注視着母亲。

她的臉过早地衰老了，由于添上許多細微的縐紋显得灰暗了。看样子她好像有四十岁。因为經常操勞的緣故，在她身上便出現了那种不加修飾的样子。村里人們早已習慣了她那褪色的头巾，塗着油污的圍裙；習慣了她的沉默寡言和愁苦的眼光。

她的丈夫在斯摩稜斯克城下的一个叫做“修繕”的奇怪名称的車站附近的前綫上牺牲了。三个孩子——兩個兒子和一个女兒——遺留給这位寡妇。从前她曾穿过鮮艳的綢衫，漂亮而幸福地在丈夫身边走着。他是个拖拉机手，她是个挤牛奶的工人。村里的人們都很尊重他們。他們有所好房子，有很好的家業。現在都像她一样衰老了。和丈夫一起購置的較好的物品，都卖掉了或者換了木柴和干草。只剩下一輛机器脚踏車——这是丈夫給大兒子买的礼品。

謝明看了看母亲的臉，看了看她那搭拉下来的閃着几根發白的一綹頭髮，看了看她那由于勞作而發黑了的兩手。他走到母亲跟前，像从前小时候那样，响亮地叫道：

“媽——媽！給我吧！”

她把水桶遞給他，开始用圍裙擦着兩手。

“媽——媽！生产隊長給高洛里齊哈送去了一車干草！我亲眼看見的！”

“謝尼亞①，你小心点，不要弄洒了啊！”

① 謝明的愛稱。——譯者

沉默。

“媽媽，你到阿金墨奇那兒去一趟吧。咱們和高洛里齊哈家的情况一樣。她家里的菲加伯伯在前綫犧牲了，而咱們家里……”

“謝尼亞，高洛里齊哈和阿金墨奇是好朋友，”母親不願意地反駁道。“可是我連看他一眼也不願意！”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你假裝看不見就行了！可是能弄到一車干草啊……”

謝明放下空水桶轉到母親跟前。她迎上來，擁抱着他，於是謝明感覺到，重要的事情就要開始了。

“謝尼亞，咱們只好……”母親覺得很難開口，她吞吞吐吐地說。“只好……無論如何也得……冬季還在前面呢……”

謝明從她的手臂中掙脫出來。

“我知道！我看出來了！你早就在打機器腳踏車的主意了！我不給！爸爸囑咐过我！”

“謝尼亞！”

“我不給！我不給！”兒子喊着。“我寧肯不上學，也決不賣掉機器腳踏車！我作工去！就這末辦！”

“你！打算不上學嗎？”母親驚叫着。

“你到阿金墨奇那兒去吧！這對你有什么費勁的呢？你想想看吧，光看不起他又有什么用呢！這是因為小牝牛犢那件事嗎？那你為什麼賣給他呢？”

母親默不作聲。

“你甚至連試一試也不願意！一下子就要機器腳踏車！要叫我把自己的機器腳踏車交給你嗎！？”

“我單單是为了自己嗎！？”母亲責备着。“嗯，你安靜些吧。馬上就要上学去了。卡金卡和維基什卡这就要回来了。”

“我不上学了。”謝明滿眼泪痕地嘟囔着。

“我叫你再說句‘我不上学’試試！看你这孩子！你要是考不好，就进不了苏沃洛夫軍官学校了！”

“进不了就不进了！”謝明把書籍从窗台上抛了下来。

“怎么能够这样呢？母亲費尽了力气，教育着你們！你把書拋到哪兒去了？……快收拾起来！”謝明倔强地默不做声。“快去收拾起来吧！”母亲和气地說。“我跟你一同走到管理委员会去。”

兒子噙着眼泪看着她。‘我胜利了！我胜利了！’——他的神色似乎在說。

“謝尼亞，我照你說的办。我到阿金墨奇那里去一趟。”

二

阿金墨奇是矮个子的、虛弱的，有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穿着縫着白扣子的斜領的黑襯衫。他燃灭了紙烟，用一双小小的、刺人的眼睛，盯着走进来的紐拉。

“美丽的太陽露面了！慷慨地放出了光彩！安娜·謝尔盖耶芙娜，原来是您的大駕光临了！”

“你好，阿金墨奇！”

“音乐队到哪兒去了？拉手風琴的人到哪兒去了？欢迎您的光临！您光临到这兒有何貴干呢？”

“阿金墨奇，請原諒我！我是來請求你的幫助的。”

“來請求幫助的？可是我却等待着你来帮助我呢。生产队位居第六！我們在所有的會議上都被啄得体無完膚！阿金墨奇可能从生产隊長的位置上滾下來呢！對嗎？”他改变了声調。“謝尔盖耶芙娜，事情就是这样，你要是不能完成自己最低限度的任务，——就只好跟集体农庄告辭吧！”

紐拉在長凳子上坐下。

“你要把我赶到哪兒去呢？你自己知道：寡婦的处境——是非常艱難的啊！孩子們像一窩小雞雛，家畜圈里还养着牲口。”

“有小雞雛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啊！不要要这种花招了吧！我对你的亡夫巴維爾是很尊敬的，他为集体农庄干了好多事情。就是你啊……我还記得，像片也上过光榮榜。是我亲自挂的啊！是皇后啊！……你为什么讓自己的美貌減色了呢？”

“阿金墨奇，由于操心啊。現在也就是为了……”紐拉开始叙述自己的事情。

“我是無能为力的，”阿金墨奇赶忙打断她的話。“你自己知道，我現在并不是农庄主席。現在是新从城里来的那个人。不用翻土板的犁！交叉播种法！所有一切，都是如此这般，有科学观点——一句話，有文化水平。此外他还是个严厉的人。他看一看工作簿就会發問：‘安娜·謝尔盖耶芙娜·瑪蒙托娃嗎？人們都在为公共的事業服务，而她却只抓住宅边上的小塊土地嗎？我們應該帮助这种人嗎？’我倒因为你是自己人，原諒了你的曠工，可这

个人却是不准許你懶散度日的。”

紐拉垂下頭去。

“你不參加政治小組的學習——這又是個減號。現在領導我們小組的是個康拜因機手，是個有腦筋的人呢！”

“我只要一車干草，阿金墨奇！”紐拉胆怯地請求着。“乳牛已經懷了，賣了太可惜。”

“沒有管理委員會的同意，我是不能給你一點草的。”阿金墨奇重複着，但眼睛仍舊釘着她。“你的像片我是記得的。嘴似櫻桃，眼似……”

“嗯，你既然沒有力量……”紐拉站立起來。

“這是誰說的？你停停！我雖然是生產隊長……”阿金墨奇故意做了一個富于表情的姿勢。“阿金墨奇——是個心地慈善的人啊！”

紐拉满怀希望地向桌子跟前走了一步。

“阿金墨奇，幫個忙吧！”

“晚上我到你那兒去，那時再談吧。”

*

*

*

晚上，紐拉把茶炊放在桌上。

阿金墨奇出現在門口，不慌不忙地脫下上衣，挂在釘子上。

“我可是帶着自己的吃喝來的啊！”他從衣兜里掏出酒瓶來，放在桌中心的茶盃中間。

阿金墨奇覺得自己像個房主人似地，他在屋裡轉了一圈，看了看牆上的像片，撫摩了下雄貓，慇懃地稱贊了掛鐘。這個掛鐘的盤上畫着一個狐狸，鐘擺每擺動一下，它的快樂的、狡黠的眼睛隨着就眨動一下。在起居室的門旁站

着紐拉的兩個孩子——男孩子有十一歲，女孩子十歲。他們嚴肅地看着客人。阿金墨奇給了他們每人一塊餅乾。然後他們都鑽回到起居室里去了。

“是兩個滿伶俐的孩子呢。”阿金墨奇贊美着，隨手小心地關上了門。

就在這個時候，通向門道的門大大地敞開了，謝明像個主人所應該的那樣，勇敢地走了進來。

“啊，兒子也回來了！”有些發窘的阿金墨奇，企圖微笑一下。

謝明沒有看客人一眼，把書包放在窗台上，把掛鐘的墜兒拉了上去。看來，拉鐘墜已經成為他的老習慣了。

……“好大個子！”阿金墨奇企圖建立個較好的關係，“是個有作為的人，像他父親。怎麼，你是在二部制的第二班上學嗎？”

“謝尼亞，你到起居室去吧。”母親輕輕地，好像犯了過失似地請求着。“他上學呢，是在第二班上學。”

謝明到起居室去了。

只剩下阿金墨奇和紐拉，他在桌旁坐下，用手掌拍着瓶底將瓶塞打出去，給自己倒一玻璃盃酒，給紐拉倒了一小盃酒。

“咱們喝了吧，為了咱們美好的友誼！”阿金墨奇沒等待紐拉的同意，咕嚕一下子把一玻璃盃酒灌下肚子，立刻臉上浮起紅暈。“你需要多少干草，我都可以給你拉來！”

紐拉感謝地點點頭，但沒有做聲。

“滴嗒——滴嗒”——掛鐘擺動着。表盤上的狐狸向

阿金墨奇狠狠地眨着眼睛：我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到这兒来的。阿金墨奇努力不去看这个狐狸，但没有可能——挂钟正对着他的眼睛。

“需要什么——就到我那兒去好了！我虽然是在別人的手底下……新集体农庄主席是个牲口，不是人，他总是在說謊：阿金墨奇还有权力。帮助寡妇是我的直接义务。”阿金墨奇鬼鬼祟祟地向四周看了看，又歪向紐拉說。“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在阿洛布佐夫卡是站不久的！只是不要說出去……誰也不要告訴！你明白了嗎？”

“可是我听說，他好像是个滿不坏的人呢，”紐拉不願意地反駁道。

“連他穿的褲子在一起，总共不过值三文錢罢了！……你自己想想：他是个什么人吧？在城里跟大首长工作过。干过大事情！結果如何呢？盗用公款！胡作非为！跑到集体农庄来祈神赦罪。他把这兒当做了养老院！”

紐拉疲憊地嘆口气。

“阿洛布佐夫卡真不走运！”

“把茨岡卡送到法院去了！把阿金墨奇降为生产隊長！”阿金墨奇喊叫着，很滿意自己的意見与紐拉的意見取得了一致。“难道和人民应该这样进行工作嗎？！……他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就給了他一輛新的‘胜利’牌汽車！凭了什么功績呢？阿金墨奇一生都是騎在馬上走路的呢。”

紐拉無动于衷地听着。只是从她那微微繃起的眼角上，可以看出来她对阿金墨奇的談話是不滿意的。但願他能早点走！

“拖拉机手們都在他周圍轉着，好像他是个大姑娘似的！‘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死呆呆的阿金墨奇企圖表演一下拖拉机手們怎样在集体农庄主席周圍轉动着。但裝得很不像，很粗野，連紐拉都为他感到害羞，把眼睛轉到一边去了。“廖什卡·苏沃林总在嚇使着他：交叉播种法啊，沒有翻土板的犁啊！……他支着耳朵听着。你認為如何呢？夜間翻着書本，早晨就像个瘋子似的忙起来了：叫犁不翻土！現在是种上了——你認為能收成嗎？是什么也長不出来的！”阿金墨奇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又倒上了一盃酒，一飲而尽。“等秋天一开大会，你会看到，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呢！只是这一切后果都要落在咱們的身上，落在咱們的身上！……等到那时候你会記起阿金墨奇善良的話来了。”

“干与男人的事情，不是女人家的事！”紐拉閃爍其詞地說，并向阿金墨奇斜了一眼：他是不是很快就会走开呢？

“我是知道你的，”阿金墨奇用手指头威胁着她說。

“在靜靜的深淵里生着魔鬼^①。你只要和我相好——就会出人头地的！你会成为突击队员的！喝吧！”

“我不会喝，阿金墨奇。孩子們！”

“孩子們又有什么关系？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他們是不会来干預你的事情的！”

他完全陶醉了，在臉上浮現着和凝結着一种莫名其妙

①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表面裝好人，心里却有鬼”。——譯者

的醉后的微笑。阿金墨奇毫不隱飾地、以躊躇滿志的神情打量着紐拉。“滴嗒——滴嗒”——狐狸嘲弄地眨着眼睛。阿金墨奇仇視地看了看挂鐘，把半个身子轉到另一边，同时更向紐拉挨近了些。

“你是个滿不錯的婆娘兒呢！曾經是位皇后，現在變成枯萎的花朵了……可是對我來說，还很合适呢！”

紐拉的臉色變了，她默不作聲。阿金墨奇醉態朦朧地又給自己斟上一盃，酒星飛濺在桌布上，他喝了下去。

“你靠我近一点坐下吧。不要怕，我是滿溫存的人呢！”

紐拉和气地建議道：

“阿金墨奇，你頂好是回家去吧。”

“你趕我走嗎？”阿金墨奇用威脅的口气問道，他站了起來。

“滴嗒——滴嗒”——挂鐘响动着。阿金墨奇使鐘擺停了下來，狐狸不再眨着眼睛瞧了。

“真是個古怪的人！”他把身子俯向紐拉，他的聲音是甜蜜蜜的。“怎麼，難道夜鶯不為你而歌唱嗎？但它們却為我晝夜不停地唱着。我是喜愛娘兒們的！”

他把手遞給她。她躲閃着，現出驚慌失措的樣子。

“傻女人，你嘗試一下看！你真不會生活！你不要看我瘦；會使你發財致富的！”

矮小的虛弱的身影偎近紐拉。

她突然揮動臂膀打了他一下耳光。

“滾出去！滾出去！下賤貨。”

*

*

*

在起居室里，卡金卡哭了起来；謝明坐在象棋盤旁邊。

“靜点，卡金卡，不要作声！”他轉身向着妹妹，一边靜听着。

母親的声音：滾出去！不然我用瓶子打破你的禿头！

阿金墨奇的声音：傻女人，鎮靜些！瞧着吧！你会認識我的。

关門的声音。

* * *

夜。紐拉臉朝下躺在長凳子上。

月光洒在牆壁上。在木鏡框的玻璃下面是些像片。其中的一張是年輕的、微笑的軍士。

“誰願意，誰就可以戏弄你，”紐拉哭泣着。“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

* * *

在起居室里。卡金卡和維基什卡蓋着一床被子睡着。謝明靜听着。母親在哭泣。可以聽見年輕的人們在街上玩乐的声音。

* * *

紐拉以同样的姿态躺在長凳子上，兩肩顫抖着。

軍士幸福地微笑着。

* * *

在起居室里。謝明爬起来，点起自制的桌灯。桌上是象棋和筆記本。他拿起一个筆記本，从里面撕下一張紙来，用大字体写道：

啓 事

在男孩子的臉上出現了严肃的，并非孩子般的决心。
他在写完的字下面划了一条綫，繼續写道：

願用机器脚踏車換取干草。

三

上面的那張紙貼在招貼牌上。

在管理委員會附近的招貼牌跟前站着康拜因机手阿列克塞·苏沃林，他是个近三十岁的人；他穿着淡藍色的網球服，領子敞开着。他的臉色是开朗的、热情的。在阿列克塞的身旁是掠鳥兒——杜喜卡。她穿着鮮艳的綢長衫。

“廖一沙①！”她懶洋洋地說。“你把謝尔盖耶齐哈②的机器脚踏車換了过来吧。”

阿列克塞把头轉向她，眯縫起眼睛来。

“你跟我到城里去嗎？”

“真一是这一样嗎！”杜喜卡驕傲地，但很滿意地搖摆着髮髮，“你先換过来，然后再瞧吧。”

阿列克塞微笑了一下，不作声了。又向那張紙看了看：

願用机器脚踏車換取干草。

載着干草的卡車开进紐拉的大門。

① 廖沙跟廖什卡都是阿列克塞的爱称。——譯者

② 謝尔盖耶芙娜的別称。——譯者